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乾隆下江南 第三十回 東留村老鼠精作怪 飛鵝山強賊寇被誅

話說周日清與天子在天香樓辭了黃公子眾人，一路往熱鬧之所遊玩。行不上二三里，只見三群五隊小民走來，口稱：「妖怪白日出現害人，故此走避。」天子便問：「妖怪在何處出現？」眾人道：「不可去，恐見了妖怪難以走脫。如果真要去，前面青松翠竹，迴環綠水，煙村數□家便是了。」日清尋路，來至村邊，只見一位七八□歲老者，坐在村口。天子便問道：「我請問老丈高姓大名，因何青天白日，此處有妖怪迷人，請道其詳。」老者道：「老漢乃姓林名立德，是本處人氏，此村叫東留村，村中有個財主，姓林名建仁，有百萬家財，夫人王氏，單生一女，名喚珠兒，生得貌賽楊妃，身如弱柳，詩詞歌賦，件件皆通，因去年八月□五中秋賀月，被妖魔乘風搶去，今已數月，並無蹤跡。今歲又來打擾，夜間更為猖獗。生得青面黑髮紅鬚飄，黃金鐵甲亮光繞，裹肚襖腰丹桂帶，披胸勒齋步雲縑，一雙藍靛青筋手，執定追魂攝命刀，要知此物名和姓，聲揚二字是黃袍。曾請過道士和尚法師，俱收他不住，反被妖怪趕得幾乎性命不保。如今已無人敢惹他，且要眾人朝夕禮拜，也要香花酒食供養，不然要飛磚擲瓦，且囉嗶少年婦女，更為可惡。二位客官從何處至此？貴姓大名，望為示知。」

天子答道：「吾乃北京人氏，姓高名天賜，與本省巡撫大人是朋友，因此特與舍親周日清到此探問。我擅捉妖怪，驅逐邪魔，任他三頭六臂，法力高強都不懼，包管見了我就敢作惡了。煩老丈引我前去，待我為本地除一害。」老漢聞言，□分歡悅道：「既是高老爺有此手段，是我村中之福呢。」於是持杖引路前進，至一處大花園邊，內有幾個少年出來迎接入去，在牡丹亭坐下。一個少年先開言問道：「請問客官高姓大名，到此收伏妖怪，不知要什麼壇場，求為示知，俾得依法備辦。」日清代答道：「他乃姓高名天賜，北京人氏，到此訪友，因閒行至此，偶聞林老大言，府上有妖作怪，故來府上以除此怪，以安人民。某自姓周日清。足下高姓大名，妖怪幾時到此？」

少年道：「小子姓林，是本宅兄弟，名叫玉哥。此怪是前月初到此，至今月餘，已鬧了□多次，日間在園中作怪，夜間在屋內將人迷惑，然已請過多少法師到此，未能除伏，今幸得二位到此，諒必可收除矣。」天賜道：「不用搭壇書符，不用持齋請佛，我二人用了晚膳，今夜捉妖怪便了。」於是林府家人手忙腳亂，打掃花園，掃得□分乾淨，請那二位客官用了晚膳，再為捉怪。天子與日清、林老丈及少年在席上稍談濟困扶危之事，各人不勝喜悅，原來都是為善事者。

晚膳已完，高天賜便與日清二人結束停當，手提劍，大步向屋內而來，眾婦人等，早已避去。來至房中，二更時分，見了一個青面黃身老鼠，那風過處，令人毛骨悚然，但見打扮得：

頭戴紫金箍，身穿黃毛小戰襖，下著水波紋豹皮靴，足踏小鐵車，臉上一部鬚鬚，手持鐵尺，惡狠狠眼如老鼠，嘴如金蛇，跳舞而來。

周日清舉劍望那怪劈去，那妖怪急將鐵尺架起相迎，一來一去，左衝右突，大戰有數□回合，那妖越戰越有精神，日清敵不住，氣力不加，正要退敗下來，天子急忙飛身上前，持劍接住廝殺，日清趁勢退下。妖怪見有人助戰，大逞妖法，手中鐵尺如兩點打將下來。兩人大戰，直殺到三更時分，總是邪妖手段，難敵至尊。戰了三四□個回合，那妖怪借金光遁去了。聖天子大喜，吩咐安睡。霎時一陣狂風，腥氣轉加，風過處又多一怪。於是命日清在右，自己居左，定睛看那二個妖怪，怎般來法，原來後來一個，渾身如白銀一般，跳躍伸縮，極其伶俐。二人舉劍向那妖怪當胸便刺。二妖見來得兇猛，也舉兵器相迎，爾來我去，看看四更天氣，天子與日清二人氣力不加，敵他不住。

且說真命天子，有百靈扶助，本處土地共值日功曹，忽想到一隻金睛玉眼貓兒。此貓在西山已修煉有年，道號「玉面真人」，未成正果，今叫他出來收伏鼠精，受封便成正果。於是借陣神風，一霎時即到了西山藏真洞中，來傳法旨，命他往林家園搭救主上，便可封成正果。守洞小童忙即入內與玉面真人知道。立即謝過功曹，然後吩咐小童：「看守洞門，我去便回。」小童領命，玉面真人即隨功曹火速來至林家園，只見二鼠精與周高二人在此大戰，看那老者，頭上放現金光，諒此位必是當今天子。於是現出真形，運氣練精，往老鼠頭上咬去。黃鼠怪見了，嚇得魂不附體，早被咬死，跌在一旁。那個銀老鼠欲逃走，又被咬死，一對鼠精現了原形，死在地下。日清與天子見了，好似一派寒光，忽然不見了，只道二妖敵不住，如前借法而遁，不知逃往何處去了。

玉面真人得勝，遂復衣冠，上前叩拜天子。聖天子大喜道：「原來是法師，失敬了。」真人道：「兩隻鼠精，一黃一白，俱修煉多年，因性好貪淫，故許久未成正果，如今攝了林家女子，不知他藏在那裡？待我再去看來。」將身一跳，上了半空中，把金睛往下一看，原來被他收在深山積雲洞內。便縱身跳入洞內，見林家女子正在啼哭，猛見他來了，又疑是鼠精，更加大哭起來。真人道：「不用驚慌，吾乃玉面真人，二鼠精皆被我殺了，特來救爾回家。」林珠兒聞言，喜不自勝，收淚上前道謝。真人道：「此乃小事，何足掛懷。」便借神風，把林珠兒一帶，下了雲頭，早已到了林家莊前，叩門而入。那眾人見了，悲喜交集。真人來至花園內，向聖天子納頭便拜。聖天子慰勉有加。玉面真人道：「貧道不過是在西山藏真洞修煉精氣，因奉勸曹之命，叫我來搭救當今聖主，除卻鼠精。今宜將兩隻鼠精剝皮曬乾，以養各種蟲蟻，將骨肉棄於大江之中，以祭魚腹。」林府家人齊來圍看。原來是兩只鼠精，一黃一白。家丁抬出去了。日清道：「今妖怪已除，林家女子也得救了，是真人之力，寄父可封他一個法號，早成正果，以賞他伏妖之功。」

天子即宣玉面真人上前，封他為伏魔仙人，真人叩謝，借一陣清風去了。日清又請封林珠兒一個女道士之名帶髮修行，天子即封她為貞節道姑，起牌坊匾額，可見我朝恩典隆重。珠兒謝過恩，遂自去了。林府眾人，大排筵席致謝。並請親戚到來，慶歡數日方完。天子怕人識破，急辭了林家，往各處遊玩。林府眾人，只得備酒送行，並送程儀三百兩，天子本欲不受，無奈他苦苦強送，只得命日清收下行。林建仁送至□里方回。

卻說松江府東去二□里，有座馬尾山，山上有三個大王，打家劫舍，左右百姓，甚為受害。大大王周通，二大王馬大洪，三大王吳奮蛟，皆是武藝精強，有一個軍師，名叫賈少成。山上亦有二三千人馬。一日無事，三個大王與軍師相議論，方今人馬眾多，糧食不敷，自古道：「足食足兵，然後可能久守。如糧草不足，乃生內變，為之奈何？」賈軍師道：「聞得蘇州有個富戶，姓孔名敬，家財數百萬，性極吝鄙刻剝，外人取了一個花名叫『火磚梨』，欲咬他一咬，反而被他索去口水。搶掠他些須用品回來，以助我等糧草，亦不為過。唯恐官兵追捕，莫若我等分作四路而去如何？」周通道：「此計甚妙，任憑軍師調遣。」於是軍師吩咐：

「此去周大王帶偏將三員、嘍囉三百從東路而進，明晚聽炮而進，只是搶糧切不可殺害，恐怕朝廷一動大兵，此山難守。或者三年五載，官長奏聞朝廷，我等得招安也未可知。」吩咐馬大王：「帶三百嘍囉、三名偏將，打從南路而去。明晚二更到齊，聞炮一響，方可分兵，一半守路，一半入孔家莊內。」又命吳大王，道：「大王領偏將三員、精兵三百，打從北路而去，到了先分一半入內，一半守路，聞炮一響，方可動手。」三人聽罷，趕程去了。賈軍師自帶三員偏將、精兵三百，走從蘇州而來，嘍囉分扮為生意之人，或扮為行旅之人。

至夜二更時分，軍師把炮一響，各分兵守在莊外，鐵桶相似，六百嘍囉兵，齊入莊內。嚇得莊丁走內報知，那火磚梨立即吩咐各精壯莊客鳴鑼喊救，排定石灰槍箭，遇賊即放灰包，然後放箭，又放鳥槍。賈軍師見有備，乃率隊前去與他廝殺，後來混入內堂，把那些婦女盡皆捆起，慌得無膽婦人說知銀房，眾賊兵只搶去不多，出來便走。眾偏將把手一招，各人呼哨而去。莊丁追出，奈守路之賊個個是生力之人，把莊丁殺退。及至官兵到來，賊兵走遠了，孔敬是人人厭惡，無人出力救他，及至報官驗過，知是失去有限，本地官長代為緝捕。

且再說馬尾山眾人得意，一路回山而去，至敬忠堂，眾大王收庫已畢，大排筵宴慶功。且說此山南去七□里，有座飛鵝山，山

上有大王，名喚姚飛，諱號飛天箭，有萬夫不當之勇，手下兵丁約二三百名，行為不善，搶掠婦女上山，無惡不作。正是：

天地為爐屋為炭，海水煎枯山石爛。
淋淋大汗出如漿，勞苦行人聲浩歎。

話說那姚飛，一日帶了二三百個囉兵，下山消遣，來至一村，天氣炎熱，赤帝司令，欲找個地方乘涼。正往熱鬧處來游，買碗茶止渴，卻無茶店。只得在人家借杯止渴，不想遇見一個少年婦人，生得貌美，正是：

體態溫柔更老成，玉壺風月迫人清，
風搖寶髻尋春去，露濕凌波步自行，
丹臉笑開花萼面，畫樓歌罷彩雲停，
願教心地常相憶，莫倚章臺贈柳情。

姚飛見了，魂飛天外，卻被眾囉兵問：「大王既來求茶，為何不言語？」姚飛道：「我見前面門口女子，連口都不渴了，爾眾人有何妙計？與我掠她回去，重重有賞。」於是眾囉兵一齊上前，一同動手，把那女子搶掠而去，姚飛押在後面，如飛跑來，行至半路，遇周通和軍師、眾囉囉二三百人，下山遊行。見了搶人婦女的強盜，非是好漢，又聽女子大聲喊救，周通上前問道：「請大哥即放下此女子，小弟有一言冒犯，未知可容說否？」姚飛道：「我就將她放下，看爾等無名之徒，不是對手。」將女子放下道：「有話快講！」周通上前向女子問道：「爾從頭實說，有我等在此，不怕他搶去。就有天大事情，我當送爾回家。」那女子宛轉鶯喉答道：「奴本聚賢村人，姓伍名芳蘭，因今午在門口乘涼，這賊初看見時，意欲借茶解渴，後見了奴家，便起不良之心，喚了二三百個賊人，青天白日搶我回去，今幸路逢列位英雄，望求搭救，感激不淺。且小女子已許字本村胡秀才為妻，萬望救了小女子，則感恩不淺矣。」說罷，周通上前與姚飛講情道：「請問大兄，幾時下山閒遊，有阻行蹤，望乞恕罪。你我大家，都是一黨之人，望看小弟薄面，將她放了，真是天大人情了。」說完下揖。姚飛道：「我不怕你有兩個兄弟人多馬眾，你有多大本事，能勝得我手中寶刀，任爾送她回家。」周通怒道：「不識抬舉的匹夫，放刀過來！」二人刀來槍去，戰有許久，周通招架不住，心生一計，向那女子使個眼色。芳蘭會意，在地下抓一把沙塵，向姚飛面上一撒。姚飛不提防，被沙土封住了眼目，不能抵敵，只得敗下陣來，且戰且走，奔回山去。眾囉兵見大王已敗，走的走，跑的跑，一路而回。賈軍師說道：「不可追趕，讓他去罷。」周通只僱了車兒，送伍家女子回家。卻說姚飛回至山上，設下一計，打算明日點起人馬，到他山上，出其不意，殺得他落花流水，以泄胸中之憤。主意已定，天將晚，吃了晚飯而睡。

且說周通與賈軍師二人，吩咐眾囉兵先回山寨，眾兵聽了各人取道回山。時已初更天氣，周賈二人來至一所杏花樓，造得十分華美，木牌上寫的海鮮炒賣，酒宴點心俱全，任意停車小酌。周賈二人入樓而來，在樓上坐下。店小二將好酒美菜，搬來對酌，賈生道：「今日之事，姚飛雖然敗退，其心不甘，明日必來犯我山，我們在此過宿一宵，打聽如何，若我兵勝了。自然回去，若我兵不濟，可在他山上放起火來，他必定回救，那時前後夾攻，使他首尾不能兼顧，不怕他勇猛，爾道好否？」

周通道：「此計甚妙，可先往他山腳等候他下山，即跟他前去廝殺，若這賊敗走，截殺一陣。若他得勝，即在他山上放火。」二人商議已定，次日往路口聽候，見姚飛帶領二三百人馬，殺氣沖沖，往馬尾山而來，將到山腳，便聞喊殺之聲，戰鼓喧天。天色將午，見姚飛兵一路敗走而來，他便知馬尾山兵勝，乃急向前，把那些失隊囉兵截住，餘眾走了。姚飛方到，見後面追來甚急，前面自家之兵又不見了，盡力向前而走，誰料軍師與周通看得真切，挺著兵刃向姚飛砍來，姚飛躲避不及，一命嗚呼死了。

周通便上前混作一處，驅兵搗至飛鵝山，劫了庫銀糧草，放火燒了山寨，一路打得勝鼓而回山上來，又得了百餘殘兵並許多糧食、刀槍兵器。自此聲威遠播，左右草賊，皆歸附之。官兵見他係義氣之賊，亦不理他。積聚四五百人，糧草甚足。

一夜周通三更時分，得了一夢，十分奇怪，夢見一位老土地報與他知，說道：「當今天子，在天香樓被困，可即前往搭救。」這是何兆？醒來向軍師說知。賈成道：「我聞得天子近日下游此地，未知是否？然神人報夢，寧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無，可點二三百精壯山兵，並我等四人下山而去。」留下偏將守山，命個熟路徑者先行，一路而來，毫不驚動百姓。

且說天子與日清，這日來到天香樓，上樓欲訪黃永清等，一上樓便有許多歌女美人上來獻茶，道個萬福已畢，天子即命他等擺上美酒，並問黃某等三位公子有到否？小丫鬟道：「近日皆未見來，大約家中有事，亦未可知。」於是擺上山珍海味，正與兩個歌妓傾談。一個名叫遂心，酒已三巡，遂心遂按琴彈一套憶秦娥，音聲宛轉，令人聽之萬愁俱消。正欲再彈，忽小丫鬟來說：「黃公子等三位來了。」三位已上樓來，見高周二位，喜不自勝。乃道：「今日正在思想，不想在此相會，正三生之幸也。」聖天子道：「高某亦是思著三位，因此特地相訪，不期在此，又得大家相會。」即命小使把殘席收去，從新擺過一桌，於是綺香等同到，一並開懷暢飲。

且說有個游棍，名叫馮必忌，專門出手攀結，無所不至，風聞得當今天子來游此地，卻不知落在何處。相與一個草賊名饒未達，今訪知高天賜在此天香樓飲酒，竟帶那些無賴，並饒賊到來劫駕。約有二百亡命之徒，在樓下圍住，聲言要五萬兩銀子使用，立即交出以濟急需，不然動手搶入樓來。並大叫：「誰是高某？知他的本事高強，特來請教。」說罷，那馮必忌與饒未達兩個強盜便往裡衝，十分兇猛，一個手持長槍，一個手持鋼刀，力大無窮，擠上樓來。

日清與天子不能抵擋，院中眾人更是無用，看來戰有三個時辰，不能勝賊，正在危急之際，天子心中發急。忽然樓下賊兵往後退下，一片喊殺，正遇著周通等，殺得喊苦連天，馮賊被周通一刀破開腦袋而死，那吳奮蛟也殺了饒賊，一並割下首級。那些小兵見賊頭已死，無心戀戰，退下樓來，被殺得乾淨。聖天子與他四人相見，問了姓名，即封他都司之職，暫且回山，遲日向莊巡撫投遞，有缺即補，盡心報國，周通四人謝恩去了。然後黃公子等三位，方知高天賜是當今天子，即上前謝恩，道：「請聖駕到臣家暫住，未知尊意如何？」天子看其意誠，只得允從，往黃永清家而來。於是張、李二公子亦常住黃永清府上，求天子教習文韜武略，甚為得意。並求旨把天香樓粉頭赦起，赦她回家，以免在苦海中，不知何日登彼岸也。並求綺香、瑞雲、彩雲三人賜配與他三人。天子見他三人皆是才貌雙全、忠厚之子。依了發旨，飭人送往本省巡撫莊有慕，命天香樓眾妓女，當官發配或送歸親人領回。正是：

時來風送滕王閣，運退雷轟薦福碑。

於是三位公子，各自得了自己的意中人，滿心合意。一日，天子想著一個去處，即辭黃永清等。三個公子苦留不住，只得備酒餞行，辦了程儀送別，不知往何處游玩，且看下回分解。